

马六甲 续写马氏相声传承答卷

■ 记者 田莹

天津，一座把幽默刻进基因的城市，而最能代表这种幽默的，非马三立莫属。马氏相声的接力棒如今传到第四代马六甲手中。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用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拼凑出舞台之外的马三立，也诉说着自己在光环与责任之下，如何续写传承答卷的故事。

艺术不是私有财产 盼好包袱传得更远

推开记忆之门，马六甲总先看见那个安静的爷爷。

不是观众捧腹大笑时，舞台上神采飞扬的相声大师，而是寻常日子里，一个坐在桌边，笑咪咪地看着儿孙们的老者。“您可能不信，我们家几代人，骨子里都偏静。按说，不该吃开口饭。可后来我想，搞艺术的人，大约都需要这份静。静下来，才听得见生活的声音。”马六甲说。

生活，是马三立最丰沃的创作土壤。他的眼睛像一部摄像机，记录着常人容易错过的瞬间：一个略显尴尬的表情、一次无心的洋相，或是寻常日子里突然闪现的真实性情。马六甲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下午，父亲马志明逗外甥女：“把你这苹果给舅舅尝一口。”孩子乖乖递过去。马志明一口下去，连核带肉咬下一大块。孩子低头看看苹果，又抬头看看舅舅，嘴一撇，“哇”地哭了。

多年后，马六甲在相声《练气功》里听到张二伯欺负胡同小孩的包袱，那句“你这半拉多好，没核儿”，让他遥远的记忆清晰起来。“爷爷喜欢默默关注身边的事，然后慢慢沉淀，反复琢磨，提炼出趣味，再添上画龙点睛的一笔，就变成了一个令人捧腹、余味悠长的包袱。”

一提起“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相声迷脑子里立刻会条件反射般跳出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相声《钓鱼》。其实这段相声的作者是马三立。他在天津广播曲艺团工作时，以电台编辑陈洪凯讲述的邻居故事为基础，补全了邻里互动、家人对话等细节，形成了清晰的故事线，又设计了眼高手低、好面子的人物性格。经过这么一番雕琢，《钓鱼》才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样子。上世纪50年代初，马三立与张庆森首演相声《钓鱼》，时至今日，这段节目的录音还常在电台播放。

相声圈有个规矩：别人使过的活，你看着好，想拿来用，必须得上门“求”，这是一种尊重。高英培想使《钓鱼》，真的带着诚意登门：“马老，这段活我想使，您看行不行？”马三立也痛快：“拿走，使吧。”更难得的是，高英培、范振钰丰富了文本，结合自身热情火爆的表演风格，把这段《钓鱼》使响了。但马三立从来没有为此感到不快，反而由衷称赞：“英培这段使得比我好！”

这段关于《钓鱼》的故事，马六甲是从父辈和相声圈前辈口中听来的。他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爷爷的真性情，从不把活攥在手

里当私产，只盼好包袱能在台上响得更久，传得更远。只要观众乐了，相声火了，他就高兴。”

相声贵在“反熟为生” 临场机智需提前设计

如果说生活中的马三立像是宁静的湖泊，那么对待艺术的他，便是湖底的磐石，严谨到苛刻的地步。

“相声表演里最高级的表现手法之一叫‘反熟为生’。”马六甲解释，“不只是把词儿背熟了，甚至语气、停顿、动作，都刻到骨子里之后，再走上舞台，把它忘掉，表演出一种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生涩和真实感。观众以为的临场机智、随性发挥，几乎全是精密设计后的表演。”

说到这里，马六甲讲起一段相声名家王文林回忆的故事：那时候马三立的新作《似曾相识的人》刚刚搬上舞台，王文林看过之后，激动地登门讨教：“师爷，您这段活太好了。尤其那几个现挂，真绝！”马三立疑惑：“你说的哪段？什么现挂？”王文林学了一段。马三立听完，拉开书桌抽屉，取出一沓稿纸递过去。王文林细看，愣住了，原来他击节赞叹的现挂竟是文本里设计好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稿子里到处都是标注：演到哪儿要“寸住”，脚步什么时候需要退一步，哪里语气要拉长，哪里要重复一遍，配合什么动作，甚至连搭档王凤山哪段话该用什么语气来接，做什么表情、动作都有！

这份对艺术的严谨，是从小刻进马三立骨头里的烙印。他自幼跟着大哥马桂元学说相声，这位兄长教徒弟，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严苛。“当年我爷爷学《洋药方》时总换手板，说错了要打，是逼着你记牢；说对了也要打，是让你把活记瓷实。”马六甲说道，“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已经成名的爷爷和赵佩茹先生表演《洋药方》，里面有个动作，他要用手指摸赵先生的脑袋，假装号脉。下台后，赵先生拉住我爷爷问，三立，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大夏天的，搭我脑袋上跟五根冰棍儿似的，是病了吗？我爷爷摆手解释，自己没生病，是因为当年学这段相声时挨打最多，后来但凡演《洋药方》，就会两手冰凉。从那之后大伙儿才知道，他还有这么个条件反射。”

旁人只道这份师门的严苛，教出的是死守规矩的匠人，可马三立偏是把这规矩里的严谨吃透了，又在骨子里生出了创新，才有了相声界那句“无徒不宗马”的赞誉。“过去艺人学本事，大多不敢修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但我爷爷不一样，几乎所有经他手的传统段子，都会脱胎换骨，活出新模样。”马六甲满脸钦佩的表情，“比如《开粥厂》，本来只是一段卖弄嘴皮子的贯口活，爷爷给它添上情节，加入人物、糅进笑料，才有了堪称经典的‘马善人’这个人物。不仅是相声，就连快板里的《十八愁绕口令》也是我爷爷改编的，他把带有封建色彩的‘君愁臣愁’改成了各种动物的愁，删了陈腐，添了趣味，至今仍是快板演员的必学范本。”



马六甲(左)与马志明

这份打破传统的勇气和超前的审美意识，不只体现在马三立的作品里，也体现在他对后辈创作的慧眼中。1986年，央视举办“部分省市电视相声邀请赛”，马志明的相声《五味俱全》仅仅获得了优秀表演奖。虽然这段作品中诸如“五味大侠站在珠穆朗玛峰冰尖的梅花桩上大战四大魔头”等看似荒诞的内容，在当时显得格格不入，却意外得到了马三立的赞赏。

马六甲说：“我爷爷生活向来俭朴，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一枚刻着‘马三立印’四个字的金戒指，平时也用作随身印章，几乎成了他的标志。那时我父亲说相声已小有名气，却极少得到爷爷正面的肯定。看过《五味俱全》的表演，我爷爷把那枚戒指给了我父亲，以资鼓励。后来我父亲常说，那枚戒指的分量，远比任何奖杯更重。”

马六甲记得，自己上小学二年级时，爷爷找来《五味俱全》的录音带放给他听。“我一听就说，这不是《五味俱全》嘛，我听过。可爷爷告诉我，你仔细听，这段新作品很好，很有新意，将来我改一改，也要使。”如今回看，《五味俱全》的确可被视为“相声界无厘头风格”的开山之作，而马三立所认可的，正是其中那份超越时代的创作视野。

过去曲艺讲究口传心授 现在教学需要参考范本

马六甲说：“爷爷一辈子不打牌、不应酬，觉得那是浪费生命，所有的时间不是在说相声，就是在研究相声。若说起嗜好，好像就是爱吃牛肉，一定要肥瘦相间，炖得软烂，因为上岁数了牙不好，肥的好嚼。”

在马六甲的印象里，爷爷几次搬家，桌上始终摆着一个圆形立牌，上面写着“顺其自然”四个字，在生活中，他也处处体现出这种淡然的态度。

“我出生前，爷爷还打趣说，希望是个丫头，能打破家里全是小子的局面，毫无传统家长重男轻女的刻板观念。对于子女的学业、工作、婚恋，他从不过多干涉，也不会去托关系走后门，只愿孩子们能自食其力地过好自己的人生。”

马六甲这样总结。谈及自身发展，马六甲的语气平和而务实。他清楚自己舞台天赋的边界，很早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传承方式——做文本的整理者、理论的梳理者以及传统艺术的推广者。这条路

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协助父亲编纂《笑匠杂笈：马志明表演相声选集》的时候。那次系统梳理马氏相声精髓的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爷爷的艺术为何难以企及，也亲眼见证了父亲如何将“只可意会”的化境，转化为“可以学步”的路径，为他自己的方向奠定了基础。

“过去，曲艺讲究口传心授，但现在教学需要更严谨的参考范本。”2025年，作为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生亲传弟子的马六甲主编出版了《百鸟朝凤：王凤山快板艺术文辑》，随后在天津图书馆举办了“王派快板新书分享会”，预约报名满额，现场七成是年轻人，这给了他满满的信心：“总有人觉得传统艺术没人看，但你不去做，怎么知道它不行？其实灯火并未阑珊，只是需要有人更耐心地去挑亮灯芯。”

如今，应邀穿梭于天津各高校讲座已成马六甲的生活常态。“任何艺术想发展，都离不开年轻人。”他观察到，几乎天津每所大学都有相声社团，学生们对相声的热情超出预期。“让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相声，是我作为‘非遗’传承人的使命。”2025年，他投入心血让沉寂十年的“南开杯”相声赛事重焕生机。面对专业人才匮乏、品牌影响力下降等难题，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稳扎稳打，从“京津冀相声新作品邀请赛”起步，吸引了全国多地选手参与。他表示，艺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好的相声作品需要打磨，每办一届，就要给大家留下一次好印象。因赛事获得了广泛关注，他计划今年举办“南开杯”相声创作发展研习会，为新人指引方向。

虽然践行方式各异，但从马三立、马志明到马六甲，祖孙三代人始终同心回应着同样的命题：如何让扎根市井的艺术不断地焕发生机。他们或深耕舞台，或沉心梳理，或奔走推广，都是为了笑声传得更远，让相声的年轮在纸上、台上，在无数人的心里悄然生长。

马六甲访谈 台上台下都不糊涂 相声热度才能长久

记者：“马三立之孙”这个标签伴随您的成长，它带来的压力是否影响了您的人生选择？

马六甲：我小时候特别反感这个标签。在学校，老师一提，这是马三立的孙子，我就知道又要被拉去演出了。在艺术上，别人总拿我和爷爷、父亲比较。我说得好，是应该的；说得不好，人家会说，这是马家的孩子吗？参加演出时，因为我有点儿小名气，主办方总安排我攒底，好像我理所应当要比其他孩子出色。这种期待，有时让我喘不过气。13岁那年，我决心离开舞台，确实带着一种逆反心理，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可以不再被比较、被审视了。

直到上了大学，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我才渐渐明白，这个标签不是枷锁，而是血脉里的责任。家族的传承不能断，这不再是外界强加给我的负担，而是我自己选择要扛起的使命。我现在在做研究、整理、推广工作，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学到马氏相声的艺术精髓，这是一种更开阔的传承。

记者：您并非专业演员，如何能更好地传承相声呢？

马六甲：专业演员的精力会更多地倾注在表演上，追求的是“台上一分钟”的出彩儿。但我不用被这种即时的、台前的目标束缚，可以沉下心来去做那些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慢活儿”。比如，整理王派快板的艺术体系、梳理马氏相声的理论脉络，这些工作就像在为一座大厦绘图纸、打地基。我能花大量时间反复比对不同时期的录音、录像，逐字逐句地考证、校对，力求文本的严谨和准确。这种细致，需要远离舞台的聚光灯才能做到。

完整的大学教育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没有局限于“活怎么使”，而是更关注“艺术怎么活”。比如我们策划“南开杯”相声赛事，定位很明确：推新人、出新作。这不仅是在延续我爷爷和父亲一直坚持的创新精神，更是希望能搭建一个平台，用更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和交流习惯的方式，让相声与时代对话。非专业演员的身份，反而让我能跳出单一的表演维度，从创作、美育、传播等多个角度去思考和实践传统艺术的未来。

记者：您觉得当前天津的相声市场，或者说整个相声的生态，面临最核心的挑战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

马六甲：我觉得，当前相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作跟不上市场。天津有上百家相声园子，节假日一票难求，但高质量的新作品严重短缺。很多演出靠网络段子，即兴现挂撑场子，缺乏精心打磨的文本、鲜活的人物形象。我爷爷晚年反复强调：“我们不能说糊涂相声。”什么叫糊涂相声？就是演员没过脑子，不下功夫，一味追求演出效果，丧失了艺术本真，观众听完乐完什么都没记住，像包子只吃馅儿，把面和汤汁都丢了——那不成就子了吗？

市场火爆的另一面，是行业门槛被拉低，大量新面孔登上舞台，这本是好事，但其中不少从业者的艺术根基并不扎实。穿上大褂上台容易，但要成为被观众认可的演员，却需要日积月累的锤炼。怎么应对呢？我觉得，一是要回归根本，作者要沉到生活里，捕捉时代脉搏与人情，演员要把基本功压瓷实；二是要守住品格，不迎合低俗，不依赖快餐式笑料，要用有智慧、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与表演去赢得观众，也引导审美。只有台上下都“不糊涂”，这门艺术的热度才能长久。

(图片由马六甲提供)

讲述

天津音乐学院在读本科生登上国际钢琴比赛舞台

当指触琴键，内心便沉静下来

口述 李天佑 采写 张洁



李天佑

2025年12月30日、31日晚，“2026天津新年音乐会”在天津大礼堂举办。天津音乐学院在读本科生李天佑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肖邦经典作品，以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控制力、精湛绚烂的技巧，生动诠释出浪漫主义音乐独有的诗意与光彩。此前，他在第十九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跻身决赛并荣获最佳波罗乃兹奖，成为本届赛事中唯一完全由国内教育体系培养晋级决赛的钢琴家。

考入天津音乐学院 登上国际比赛舞台

四岁半时，我第一次看到了钢琴，爬上去乱按琴键，一片混沌的声响让我莫名兴奋。我对妈妈说：“我想弹。”我的父母是医生，却喜爱古典乐，家中常流淌着音乐旋律，为我埋下了一颗种子。

起初只是学着玩儿。每天放学练一小时，任务完成后，便开始弹考级书上“超纲”的曲子，在琴键上寻找流行歌的旋律，或者随心乱弹，让手指跟着心情跑。喜欢，是我学琴最初也是唯一的理由。

转折发生在小四年级。王笑

寒老师办大师班，我弹了一首海顿的“奏鸣曲”。他说“挺好”，这两个字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内心。父母问我：“你真的喜欢弹钢琴？”我用力点头。

王笑寒老师教琴，严格建立在极高的音乐品位之上，尤其注重乐句的感觉，对Rubato(弹性速度)的分寸要求苛刻，在严谨的结构中寻找呼吸与张力。他让我明白：技术是骨骼，音乐的格调是灵魂。他自己便是终身学习者，至今每天聆听大量录音并与我分享。这种对高品位的追求，在潜移默化中成了我的艺术标尺。

我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五年级，在王笑寒老师的指导下，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后来，我来到天津茉莉亚学院预科部和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双轨培养模式给了我宝贵的双重视角，这种思维碰撞无比珍贵。

2023年，我考入天津音乐学院钢

琴系，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入选本校“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继续跟随王笑寒老师学习(此时他是天津茉莉亚学院预科部钢琴系主任、天津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在系统化、专业化的培养体系中打磨自己的技艺。

2025年10月，当第十九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在波兰华沙落下帷幕时，我站在台上，心中感慨万千。作为一名从国内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钢琴学生，能够在这个被誉为“钢琴界奥运会”的艺术赛场上进入决赛，获得最佳波罗乃兹奖，是对我个人多年学琴之路的肯定，更属于天津音乐学院，属于培养我的这片土壤。

学校为我参加比赛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备赛时在音乐厅潜心练习，校领导、钢琴系老师协调保障，帮我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份深厚的信任，激励我心无旁骛地向上攀登。

在肖邦的殿堂中 寻找自己的声音

创办于1927年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五年在肖邦故乡波兰华沙举办一届，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钢琴赛事之一。2025年夏天，王笑寒老师建议我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与维也纳贝多芬国际钢琴比赛两者之间二选

一。但我觉得机会太难得了，想两个都参加。这就意味着要准备累计近八个小时风格迥异的高难度曲目。备战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最后三个月，是高度浓缩的时光。每天练琴八到十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我在音乐厅连续练习了十一个小时。最大的挑战是贯穿始终的曲目量与心理重量，三个小时的音乐，每个细节都需千锤百炼。而上台的前一刻总是最难，奇妙的是，当手指触键进入音乐世界，我的心反而沉静下来。

我在精力充沛时进行整体演练与音乐性打磨，疲劳时则用慢速练习、分手练习来巩固技术，这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当无法接触钢琴，比如在去波兰的航班上，或是转机间隙，我就在脑子里演奏整首曲子，这不仅能加深记忆，更是一种对自己的检验。

这届比赛的选手整体水平极高，能进入决赛并完整呈现，对我已是极大的肯定。我深感国内音乐教育在打基础、深植文化底蕴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而我有幸同时吸收了国际化的理念，这就形成了复合竞争力。获奖不是终点，而是为我打开了通往更广阔舞台的大门。

助我赢得荣誉的是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王笑寒老师说：“这首曲子的核心是英雄性。这种气质不仅要弹出来，更要在整个人的状态上体现出来。”我特意练习姿态——坐得稳、沉得住、岿然不动、内含力量。舞台表演是一个整体，视觉上的稳定与自信，本身就是音乐气魄的一部分。

如何找到“我的肖邦声音”？我的方法是：回到谱面，像侦探一样仔细研究每一个标记，无限贴近作曲家的意图。我相信，分析乐谱的结构与逻辑非但不会削弱美感，反而能揭示

一种结构性的美感，它与直觉的旋律之美是相辅相成的。当对谱面有了足够深入且个性化的思考后，个人特质便会自然流淌，无须刻意强调。每个人的

人生阅历与性格不同，对同一段音乐的共鸣点必然不同，这个差异就是个人声音的源头。

当然，长期练习同一首曲子，审美疲劳不可避免。感觉麻木时，我便停下来，听不同的音乐，或只看谱不弹琴，甚至彻底放空。我相信灵感需要空间，很多时候，离开琴键的空白时刻，新的理解会突然闪现。

随着舞台越来越大，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变化：最早想的是别出错、攒经验，后来变成了表达音乐、传递自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演奏承载了一种社会意义，我不再仅仅是一个学习者，当我代表学校，甚至代表中国年轻一代钢琴学生时，我的琴声便与更多期待相连。我思考的，是如何用音乐与听众对话，带给他们触动或美的瞬间。这促使我必须更深刻，也更真诚。

娱乐选择空前多元化 古典音乐需要更主动

应天津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李飏老师邀请，我荣幸地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在“2026天津新年音乐会”上演奏了肖邦的《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这是我首次登上重要的大型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独奏时一人构建音乐世界不同，面对乐团，必须成为一个敏锐的倾听者。耳朵要时刻打开，捕捉指挥的意图和乐队的声浪，让自己的琴声融入那片更浩瀚的音流中。这种“听”的能力和“弹”一样重要。

接下来我将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独奏音乐会，上半场是我参加肖邦国

际钢琴比赛曲目的总结，下半场对我来说是全新挑战，包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要驾驭不同风格的作品，我的方法是：沉浸，用本能去感受，再通过研读背景和老师的指导来校准方向。王笑寒老师就像航海时的罗盘，确保我的探索不会偏离核心航道。

对我而言，一次好的演奏，首先是完整、精准的。在此基础上，要能清晰传达作品的精神内涵，并在音乐厅里与听众建立情感共鸣。这种共鸣的建立是多方位的，在庞大的音乐厅，需要一种能笼罩全场的气场，必须比在琴房里演奏更鲜明、更有张力。

古典音乐和钢琴早已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钢琴家这个职业有一点很特殊：无法携带自己的乐器。因此，每到一个新的音乐厅，适应不同的钢琴和声学环境，成了必备的、充满挑战的技艺。所以演奏家既要具备稳定的核心技术，又要具备极强的调整与沟通能力。

今天的年轻钢琴家群体，技术水准普遍极高，同时，很多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回溯音乐历史，从上一辈大师的录音中汲取智慧，并尝试与当代审美结合。互联网与古典音乐的传播带来了机遇，它降低了聆听的门槛，也让年轻演奏家能把自己展示出来。当然也有挑战——娱乐选择空前多元化，古典音乐需要更主动地证明其独特价值，即无与伦比的深度、复杂的情感层次和跨越时空的共鸣。回望来路，我深感幸运。我拥有支持我的父母，也遇到了王笑寒老师，他是我艺术上的导师，更是我精神上的领路人。记得在波兰，每一轮比赛结束后他都仔细分析，帮我做调整，这份倾注心血的陪伴，与在琴房里的教导同样重要。琴键是我的世界，也是我通往世界的桥梁。我希望能够继续走下去，弹下去，用每一个音符诉说我所理解的人生。